

網鑒易知錄

冊
九

〔清〕吳乘權等輯

綱鑑易知錄

冊九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綱鑑易知錄：全十五冊 / (清) 吳乘權等輯. — 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.1

ISBN 978-7-101-10566-7

I. ①綱… II. ①吳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古代史—編年體 IV. ①K204.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資料核字(2014)第259238號

責任編輯：劉勝利 舒琴

綱鑑易知錄

(全十五冊)

〔清〕吳乘權等 輯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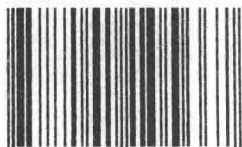
揚州古籍綫裝文化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2015年1月揚州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00套 定價：1990.00元

ISBN 978-7-101-10566-7



9 787101 105667 >

ISBN 978-7-101-10566-7

綱鑑易知錄卷六四

宋紀

太祖神德皇帝

綱 庚申，春正月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，國號宋。廢周主宗訓爲鄭王，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。

匡胤涿州人，四世祖眺，唐幽都令，生珽，唐御史中丞。珽生敬，涿州刺史。敬生弘殷，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。弘殷娶杜氏，生匡胤於洛陽夾馬營，赤光繞室，異香經宿不散。及長，容貌雄偉，器度豁如，識者知其非常人。

仕周，補東西班行首，累官殿前都指揮使，掌軍政，凡六年，數從世宗征伐，薦立大功，人望歸之。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，長三尺餘，題云「點檢作天子」。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，乃命匡胤代之。及宗訓立，加檢校太尉，領歸德節度使。時主少國疑，中外密有推戴之意。

顯德六年，冬十一月，鎮、定二州言：「北漢會契丹兵入寇。」正月辛丑朔，遣匡胤率兵禦之。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，都下讜言：「將以出軍之日，冊點檢爲天子。」士民恐怖，爭爲逃匿之計，惟內廷晏然不知。癸卯，大軍繼出。軍校苗訓號知天文，見日下復有一日，黑光摩蕩者久之，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：「此天命也。」

是夕次陳橋驛，將士相聚謀曰：「主上幼弱，我輩出死力破敵，誰則知之！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，然後北征，未晚也。」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。匡義、普部分都將環

列待旦，遣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，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、都虞候王審琦，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。

甲辰黎明，將士偪匡胤寢所，匡義、普入帳中白之。匡胤時被酒卧，欠伸徐起，將校已露刃列庭曰：

「諸將無主，願冊太尉爲皇帝。」匡胤未及對，黃袍已加身矣。衆即羅拜呼萬歲，掖之上馬，還汴。匡胤攬轡曰：「汝等貪富貴，能從我命則可，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。」皆下馬曰：「願受命。」匡胤曰：「太后、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驚犯；公、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陵；朝市府庫，不得侵掠。用命有重賞，違不汝貰也。」皆應曰：「諾。」遂肅隊而行。乙巳，入汴，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，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。

時早朝未罷，聞變，范質執王溥手曰：「倉卒遣將，吾輩之罪也。」

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，謀帥衆禦之。軍校王彥昇逐焉，通馳入其第，未及闔門，爲彥昇所害，妻子俱死。

匡胤進登明德門，命甲士歸營，而自退居公署。將士擁范質等至，匡胤見之流涕曰：「吾受世宗厚恩，爲六軍所迫，一旦至此，慙負天地，將若之何！」質等未及對，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：「我輩無主，今日必得天子！」質等相顧不知所爲。溥降階先拜，質不得已亦拜，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，召百官至。晡時班定，猶未有禪詔，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，遂用之。宣徽使引匡胤就庭，北面拜受；已，乃掖升殿，服袞冕，即皇帝位。奉周主爲鄭王，符太后爲周太后，遷之西宮。大赦，改元。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，國因號宋。定國運以火德王，色尚赤，臘用戌。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，曰：「天下自此定矣！」未幾，鎮州報北漢兵引還。

綱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。

宋主贈通以旌其忠，仍詔以禮葬之。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；羣臣以建國之始，乞貰之。宋主猶怒，

故終身不得節鉞。

綱 宋論翊戴功，加石守信等官爵。

綱 宋遣使分賑諸州。

綱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，趙普爲樞密直學士。

綱 宋立太廟，追帝其祖考。

綱 宋主視學。

目 詔增葺祠宇，塑繪先聖、先賢像，自爲贊書於孔賢座端，令羣臣分撰餘贊，屢臨幸焉。常謂侍臣曰：「朕欲盡令武臣讀書，知爲治之道。」於是臣庶始貴文學。

綱 二月，宋主尊其母杜氏爲太后。

目 后定州安喜人，治家嚴而有法。陳橋之變，后聞之曰：「吾兒素有大志，今果然矣！」及尊爲皇太后，宋主拜於殿上，羣臣稱賀，后愀然不樂。左右進曰：「臣聞母以子貴。今子爲天子，胡爲不樂？」后曰：「吾聞爲君難。天子置身兆庶之上，若治得其道，則此位可尊；苟或失馭，求爲匹夫不可得；是吾所以憂也。」宋主再拜曰：「謹受教。」

綱 宋以范質、王溥、魏仁浦同平章事，吳廷祚爲樞密使。

目 舊制，宰臣上殿，命坐而議大政；其進擬差除，但入執狀畫可，降出奉行而已。質等自以周朝舊臣，稍存形跡，且憚宋主英睿，乃請用劄子，面取旨，退各疏其事，同列書字以誌。宋主從之，坐論之禮遂廢。

綱 夏四月，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，會北漢伐宋；宋遣兵擊之。

目 宋遣使加筠中書令。使者至潞州，筠欲拒之，賓佐切諫，乃延使者置酒，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，涕泣不已，賓佐惶駭。北漢主鈞聞之，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。筠長子守節泣諫，筠不聽。遂起兵，令幕府爲檄，數宋主罪。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濟師，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，據其城。

從事間丘仲卿說筠曰：「公孤軍舉事，其勢甚危，雖倚河東之援，恐亦不得其力。大梁甲兵精銳，難以爭鋒，不如西下太行，直抵懷孟，塞虎牢，據洛邑，東向而爭天下，計之上也。」筠不能用。

北漢主自帥兵赴筠，筠迎謁於太平驛，言受周太祖恩，不敢愛死。北漢主與周世讎，不悅其說，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。筠見漢兵弱少，而贊又來監，心甚悔，謀多不協，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。北漢主聞贊與筠異，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。

宋主遣石守信、高懷德、慕容延釗、王全斌分道擊之，仍敕守信等曰：「勿縱筠下太行，急引兵扼其隘，破之必矣。」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。

綱 五月，宋主自將圍澤州。六月，克其城，李筠死之。

目 宋主自帥大衆討筠。山路險峻多石，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，將士因爭負之，即日平爲大道，遂與守信等會，大敗筠衆於澤州南，殺盧贊。筠走保澤州，宋主列柵圍之。六月，宋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，遂入其城。筠赴火死。獲衛融，融請死。宋主怒，以鐵槌擊其首，流血被面。融呼曰：「臣得死所矣。」宋主曰：「忠臣也！」釋之，以爲太府卿。

北漢主懼，引師歸。宋主進攻潞州，守節以城降，宋主釋其罪，以爲單州團練使。

綱 秋七月，宋主還，以趙普爲樞密副使。

綱 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，弟保勛嗣。

綱 冬十月，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起兵拒宋。十一月，宋主自將擊之，重進自焚死。

目 重進，周太祖之甥，與宋主同事周室，分掌兵權，常心憚宋主。宋主立，加重進中書令，移鎮青州。重進心不自安，陰懷異志。及李筠舉兵，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。守珣素識宋主，乃潛詣京師求見。宋主問曰：「我欲賜重進鐵券，彼信我乎？」守珣曰：「重進終無歸順之志。」宋主厚賜守珣，令說重進緩其謀，無令二凶并作，分我兵勢。守珣歸，勸重進未可輕發，重進信之。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，重進欲治裝，隨思誨朝汴，左右沮之，猶豫不決。又自以周室懿親，恐不得全，遂拘思誨，治城繕兵，遣人求援於唐。唐主聞於宋，宋遣石守信、王審琦、李處耘、宋偓等分道討之。趙普勸宋主自行。十月，宋主發汴，十一月至廣陵，即日拔之。城將陷，左右欲殺思誨，重進曰：「吾將舉族赴火死，殺此何益。」即盡室自焚，思誨亦被害。宋主入城，戮同謀者數百人。

綱 唐主遣子朝宋主於揚州。十二月，宋主還汴。

綱 宋以竇儀爲翰林學士。

目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，宋主謂宰相曰：「深嚴之地，當使宿儒處之。」范質等對曰：「竇儀清介重厚，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。」宋主曰：「非斯人不可。卿當諭以朕意，勉令就職。」即日復入翰林。宋主嘗召儀草制，至苑門，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，卻立不肯進，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。儀曰：「陛下創業垂統，宜以禮示天下，恐豪傑聞而解體。」宋主斂容謝之，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。

綱 辛酉，春二月，唐徙都洪州。

綱 夏六月，宋太后杜氏殂。

目 后疾，宋主侍藥餌不離左右。疾革，召趙普入受遺命，且問宋主曰：「汝知所以得天下乎？」宋主

曰：「皆祖考及太后之餘慶也。」后曰：「不然。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。若周有長君，汝安得至此！汝百歲後，當傳位光義，光義傳光美，光美傳德昭。夫四海至廣，能立長君，社稷之福也。」宋主泣曰：「敢不如教。」后顧謂普曰：「爾同記吾言，不可違也。」普即榻前爲誓書於紙尾，署曰「臣普記」，藏之金匱，命謹密宮人掌之；遂殂。

綱 秋七月，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。

目 石守信、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，有功，典禁衛兵。普數以爲言，宋主曰：「彼等必不吾叛，卿何憂之深邪！」普曰：「臣亦不憂其叛也。然熟觀數人者，皆非統御才，恐不能制伏其下，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，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。」宋主悟。

一日因晚朝與守信等飲，酒酣，屏左右謂曰：「朕非卿等不及此，然天子亦大艱難，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，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。」守信等請其故，宋主曰：「是不難知，此位誰不欲爲。」守信等頓首曰：「陛下何爲出此言？今天命已定，誰復有異心。」宋主曰：「卿等固然，其如麾下欲富貴何。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，汝雖欲不爲，其可得乎？」守信等泣謝曰：「臣等愚不及此，惟陛下哀矜，指示可生之途。」宋主曰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，所以好富貴者，不過欲多積金錢，厚自娛樂，使子孫無貧乏爾。卿等何不釋去兵權，出守大藩，擇便好田宅市之，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。多置歌兒舞女，日夕飲酒相歡，以終天年。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，君臣之間，兩無猜疑，上下相安，不亦善乎？」守信等皆謝曰：「陛下念臣等至此，所謂生死而肉骨也。」明日皆稱疾，乞罷典兵。宋主從之，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，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，王審琦爲忠正節度使，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，皆罷宿衛就鎮，賜賚甚厚，唯守信兼職如故，其實兵權不在也。

綱 宋主以其弟光義爲開封尹，光美爲興元尹。

綱 八月，唐主景昶，子煜立於金陵。

目 景方議東還，以疾卒於南都，太子煜時留建康，遂即位。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宋，願追尊帝號，宋主許之。煜初名從嘉，聰悟好學，善屬文，工書畫，明音律。

綱 壬戌，春正月，宋廣東京城。

目 宋主既廣汴城，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，按圖脩之，以韓重贇董其役。營繕既畢，宋主坐寢殿，令洞開諸門，皆端直軒豁，無有壅蔽，謂左右曰：「此如我心；若有邪曲，人皆見之矣。」

綱 二月，宋初詔常參官轉對。

目 每五日内殿起居，百官以次轉對，指陳時政得失。事關急切者，許非時上章。

綱 宋令大辟，諸州不得專決。

目 宋主謂宰臣曰：「五代諸侯跋扈，有枉法殺人者，朝廷置而不問。人命至重，姑息藩鎮，當如是邪！自今諸州決大辟，錄案聞奏，付刑部詳覆之。」

綱 冬十月，宋以趙普爲樞密使。

綱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於房州。

綱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，子保權嗣。

綱 十一月，荆南節度使高保勳卒，兄子繼冲嗣。

綱 十二月，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，據之。

目 初，周行逢病，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：「吾部内兇狠者誅之略盡，惟張文表在耳。我若死，文表必亂，諸君善佐吾兒，無失土宇。必不得已，當舉族歸朝，無令陷於虎口。」及保權嗣位，文表聞之，怒

曰：「我與行逢俱起微賤，立功名，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！」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，道出衡陽，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。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，不設備。文表兵徑入府中，簡方燕客醉，被殺，文表遂據潭州。又將取朗陵，以滅周氏。保權遣楊師璠擊之，且求援於宋。

〔綱〕 癸亥，春正月，宋初以文臣知州事。

〔目〕 五代諸侯強盛，朝廷不能制，每移鎮受代，先命近臣諭旨，且發兵備之，尚有不奉詔者。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，宋主用趙普謀，漸削其權，或因其卒，或因遷徙致仕，或因遙領他職，皆以文臣代之。

〔綱〕 宋遣慕容延釗、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。二月，周保權執文表誅之。處耘襲江陵，高繼沖以荆南降。

〔綱〕 延釗進克潭州，周保權遣兵逆戰，敗走，延釗遂入郎，執保權以歸。

〔綱〕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。

〔目〕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，趙普屢諫，不聽。宣已出，復懷入，從容言之，宋主曰：「朕待彥卿厚，豈忍相負邪！」普曰：「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？」宋主默然，事遂寢。

〔綱〕 夏四月，宋初置諸州通判。

〔目〕 詔設通判於諸州，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，事得專達，與長吏均禮。大州或置二員。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，得自奏事，不屬諸藩。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，用趙普之言也。

〔綱〕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。

〔目〕 符彥卿久鎮大名，專恣不法，屬邑頗不治，故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蒞之，自是遂著爲令。

綱 秋七月，宋主辛武成王廟，毀白起像。

目 宋主歷觀武成王廟兩廡，指白起曰：「起殺已降，不武之甚，豈宜受享！」命去之。

綱 八月，宋侵北漢，取樂平；契丹救之，不及。

目 宋將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，詔以爲平晉軍。

綱 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。

目 初，宋主爲周將，瓊隸帳下，嘗以身蔽宋主，中弩矢，死而復蘇。及宋主即位，擢典禁兵。會殿前都虞候闕，宋主曰：「殿前衛士如狼虎者，不啻萬人，非瓊不能統制。」即命瓊爲之，遷嘉州防禦使。時軍校史珪、石漢卿以數言外事，得幸於宋主，瓊輕侮之，二人因譖瓊養部曲百餘人，擅威福。宋主召瓊面訊之，不伏。宋主怒，令擊之，漢卿即奮鐵槌擊其首，血流氣絕，乃曳出下吏。瓊自知不免，解所繫帶以遺母，即自殺。宋主旋聞瓊家無餘財，甚悔，責漢卿，厚恤其家。

綱 九月，宋貶李處耘爲淄州刺史。

綱 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，宋將郭進救卻之。

目 進從征澤潞，遷洛州防禦使，充西山巡檢，御下嚴毅。宋主遣戍卒，必諭之曰：「汝輩謹奉法。我猶貸汝，郭進殺汝矣。」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，誣訟進不法事，宋主詰知其情，送進，令殺之。會北漢來伐，進語其人曰：「汝敢論我，信有膽氣。今貰汝罪，汝能掩殺敵兵，當即薦汝；如敗，可自投河東。」其人踊躍赴戰，大致克捷，進即以聞，乞還其職，宋主從之。

綱 甲子，春正月，宋范質、王溥、魏仁浦罷，以趙普同平章事。

目 普既相，以天下爲己任，宋主倚任之，事無大小，悉咨決焉。宋主數微行，過功臣家。普每退朝，

不敢去衣冠。一日大雪，向夜，普意宋主不出，久之，聞叩門聲，普亟出，宋主立風雪中。普惶恐迎拜。宋主曰：「已約光義矣。」已而光義至，設重茵地坐，堂中熾炭燒肉，普妻行酒至，宋主以嫂呼之。因與普計下太原。普曰：「太原當西北二面，太原既下，則我獨當之，不如姑俟削平諸國，則彈丸黑子之地，將安逃乎？」宋主曰：「吾意正如此，特試卿耳。」

宋主又嘗以幽、燕地圖示普，問進取之策。普曰：「圖必出曹翰。」宋主曰：「然。」因曰：「翰可取否？」普曰：「翰可取，孰可守？」宋主曰：「以翰守之。」普曰：「翰死，孰可代？」宋主默然，良久曰：「卿可謂深慮矣。」

普嘗薦某人爲某官，宋主不許；明日復奏，亦不許，明日又奏，宋主大怒，裂碎奏牘擲地，普顏色不變，跪而拾之以歸。他日補綴舊牘，復奏如初，宋主乃悟，卒用其人。又有羣臣當遷官，宋主素惡其人，不與。普堅以爲請，宋主怒曰：「朕固不與遷，卿若之何？」普曰：「刑賞天下之刑賞，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。」宋主怒甚，起，普亦隨之。宋主入宮，普立宮門，久之不去，竟得俞允。其剛毅果斷類如此。然多忌克，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。宋主曰：「若塵埃中可識天子、宰相，則人皆物色之矣。」自是不復敢言。

綱 夏四月，宋以薛居正、呂餘慶參知政事。

目 宋主以趙普獨相，欲置副而難其名稱，問翰林承旨陶穀曰：「下宰相一等有何官？」對曰：「唐有參知政事。」乃以樞密直學士薛居正、兵部侍郎呂餘慶并以本官參知政事，不押班、宣制、知印，不預奏事，不升政事堂，止令就宣徽使廳上事，殿廷別設輓位，敕尾署銜降宰相，月俸雜給半之，未欲與普齊也。

綱 六月，宋主以其子德昭爲貴州防禦使。

目 故事，皇子出閣即封王，宋主以德昭未冠，特殺其禮。

綱 秋七月，宋頒《刑統》。

綱 九月，宋攻南漢郴州，克之。

目 宋潘美、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，克之，獲其內侍韓延業。宋主訪其國政，延業具言其主作燒煮、剝剔、刀山、劍樹之刑，或令罪人鬪虎、抵象，又賦斂繁重，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。宋主驚駭曰：「吾當救此一方民！」時方謀下蜀，未遑也。

綱 冬十一月，宋范質卒。

目 質遺命其子勿請謚立碑。宋主弟光義嘗稱之曰：「宰輔中能循規矩，慎名器，持廉節，無出質右者，但欠世宗一死，爲可惜爾。」

綱 蜀約北漢侵宋，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。

目 初，宋主欲謀伐蜀，以張暉爲鳳州團練使，暉盡得蜀虛實、險易以聞，宋主大悅。已而蜀山南節

度判官張廷偉，說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：「公素無勲業，一旦位至樞近，不自建立大功，何以塞時論！莫若通好并州，令發兵南下，我自黃花、子午谷出兵應之，使中原表裏受敵，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。」昭遠然其言，勸蜀主遣趙彥韜等，以蠟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。至汴，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宋主。宋主得書笑曰：「西討有名矣。」乃命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部署，劉光義、崔彥進副之，王仁贍、曹彬爲都監，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。且謂全斌曰：「凡克城寨，止籍其器甲芻糧，悉以財帛分給將士，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。」

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，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。蜀主聞之，以王昭遠爲都統，趙崇韜爲都監，韓保正爲招討使，李進副之，帥兵拒宋。命左僕射李昊餞於郊，昭遠酒酣，攘臂言曰：「吾此行非止克敵，取中原如反掌耳。」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，自比諸葛亮。

綱 十二月，宋王全斌入蜀興州，擒其招討使韓保正，蜀兵大潰。

綱 宋將劉光義、曹彬克蜀夔州，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。

綱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。

綱 乙丑，春正月，宋王全斌攻蜀劍門，克之，獲其都統王昭遠。

綱 宋劉光義、曹彬取蜀五州。

目 光義克蜀萬、施、開、忠四州。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。時諸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，獨曹彬禁止之，

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。

綱 蜀太子玄喆將兵禦宋，至綿州遁還。王全斌進次魏城，蜀主昶降。

目 蜀主聞昭遠敗，大懼，出金帛募兵，令太子玄喆統之。李廷珪、張惠安等爲之副，趨劍門以禦宋

師。玄喆素不習武，廷珪、惠安皆庸懦無識，至綿州，聞已失劍門，遂遁還東川。蜀主皇駭，已而全斌進

次魏城，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。全斌受之，遂入城，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。

前蜀之亡也，降表亦昊爲之，蜀人夜書其門曰「世脩降表李家」。宋師自發汴至受降，凡六十六日。

初，全斌之伐蜀也，屬汴京大雪，宋主設氍毹於講武殿，衣紫貂裘帽以視事。忽謂左右曰：「我被服如

此，體尚覺寒，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，何以堪處！」即解裘帽，遣中使馳賜全斌，仍諭諸將曰：「不能徧及

也。」全斌拜賜感泣，故所向有功。

綱 三月，宋兩川軍亂。

目 王全斌、崔彥進、王仁贍等在蜀，晝夜宴飲，不恤軍務，縱部下掠女子，奪財物，蜀人苦之。曹

彬屢請旋師，全斌等不從。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，并優給裝錢，全斌等擅減其數，仍縱部曲侵擾之。蜀

兵憤怒，思亂。三月，蜀兵行至綿州，遂作亂，劫屬邑，衆至十餘萬，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，推以爲帥，率衆攻彭州，據之，自稱「興蜀大王」，兩川民爭應之。全斌等退保成都。

綱 宋初置諸路轉運使。

目 自唐天寶以來，藩鎮屯重兵，租稅所入皆以自贍，名曰留使、留州，其上供者甚少。五代藩鎮益強，率令部曲主場務，厚斂以入己，而輸貢有數。宋主素知其弊，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，凡金帛悉送汴都，無得占留。每藩鎮帥缺，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。凡一路之財，置轉運使掌之，雖節度、防禦、團練、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。於是，財利盡歸於上矣。

綱 夏六月，宋賜孟昶爵秦國公，尋卒。

目 蜀主昶舉族與官屬至汴，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。宋主御崇元殿，備禮見之，賜賚甚厚，拜昶檢校太師，兼中書令，封秦國公，子玄喆爲大寧軍節度使。昶尋卒，昶母李氏不肯哭，以酒酹地曰：「汝不死社稷，貪生以至今日。吾所以忍死者，以汝在爾。今汝既死，吾何用生焉！」不食數日亦死。宋主聞而傷之。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，命撞碎之，曰：「以七寶飾此，當以何器貯食！所爲如是，不亡何待！」

綱 秋八月，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。

綱 宋置封樁庫。

目 宋主平荆、湖、西蜀，收其金帛，別爲內庫儲之，號封樁，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，以爲軍旅饑饉之備。宋主嘗諭近臣曰：「石晉割幽、燕以賂契丹，使一方獨限外境，朕甚憫之。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，遣使謀於彼，倘肯以地歸於我，則以此酬之；不然朕當散滯財，募勇士，以圖攻取也。」尋又鑿大池於京城南，號講武池，選精卒習戰池中，宋主常臨視之。

綱 丙寅，夏閏五月，宋求遺書。

綱 冬十一月，宋竇儀卒。

目 初，王將改元，諭宰相曰：「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。」及蜀平，蜀宮人入內，宋主見其鏡背有識「乾德四年鑄」者，召儀問之。儀對曰：「此必蜀物，蜀主王衍嘗有此號。」宋主大悅曰：「宰相須用讀書人。」由是益重儒者。

綱 十二月，宋兩川平。

綱 韃靼入貢於宋。

綱 丁卯，春正月，宋王全斌等有罪，徵還，貶官有差。以曹彬爲宣徽南院使。

目 宋主自聞蜀兵亂，凡使者至，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，因盡得其狀，乃皆徵還。以其初立功，不欲屬吏，但令中書問狀。全斌等具伏贖貨殺降之罪，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。以劉光義等廉謹，并進爵秩。復召呂餘慶參知政事。

仁贍等歷詆諸將，冀以自免，獨曰「清廉畏慎，不負陛下者，曹彬一人爾。」彬之還也，橐中惟圖書衣衾，又能戢下，於是賞彬特優。彬入謝曰：「諸將皆獲罪，臣不敢奉詔。」宋主曰：「卿有茂功，又不矜伐。懲勸，國之常典，可無遜。」

綱 二月，宋以沈義倫爲樞密副使。

目 義倫爲西川轉運使，隨軍入蜀，獨居佛寺蔬食，有以珍異獻者，皆卻之。及歸，篋中惟書數卷而已。宋主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，彬曰：「臣止監軍旅，至於採察官吏，非所職也。」固問之，曰：「義倫可用。」宋主嘉之，故有是命。